

而今,先前的呼兰县也归入哈尔滨的版图了,成为哈尔滨的一个区。萧红就出生在呼兰。我的老父亲讲,呼兰,原本叫呼达兰。但是,究竟是地名还是人名,他没说明,便是他说了,可他老人家的说法准确吗?老父亲说,先前,从呼兰到哈尔滨只有一辆私人的公共汽车,那是一辆长鼻子的老式日本通河车。由父子俩开的,如果是父亲开车,就由儿子收钱,如果儿子开车,就由父亲收钱。至于收多少钱,他老人家没说。相信也不会太贵的吧。从呼兰到哈尔滨,半个小时的路程就够了。那么,这辆长鼻子的通河车从哪儿过江呢?因为从呼兰到哈尔滨中间还隔着一条松花江呢。摆渡过江吗?还是绕到太平区,从那个老江桥上过去?这些,萧红在她的文章里没说——我想,或许车到了江边就会停下来,客人下车,然后再坐船过江的吧。

先前,呼兰是一个微型的小县城,或许因为与哈尔滨隔江相望,才有了城市模样的小繁荣。倘若从哈尔滨方向进入呼兰,还要过那条清凌凌的呼兰河。呼兰河的下游流向哪里我不知道,单是呼兰河上游段的朋乡我是去过的,去那里至少要坐五六个小时的火车呢。

我每每过这条河的时候,都明显地感到萧红的魂魄一直在这条几近干涸的河边游荡着。

萧红写道:

“七月十五盂兰会,呼兰河上放河灯了。“河灯有白草灯,西瓜灯,还有莲花灯。和尚、道士吹着笙、萧、笛,穿着拼金大红缎子的褙衫。在河沿上打起场子来做道场。那乐器的声音离开河沿二里路就听到了……大家一齐等候着,等候着月亮高起来,河灯就要从水上放下来了。”(《呼兰河传》)

谁可在这个日子里为萧红招魂呢?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,我问与会的几个外国朋友,是

今年夏季快到来的时候,我们家接受了低碳生活的宣传,到乡下去要了几颗葫芦籽儿来,种在塑料泡沫箱里。这箱里本来有肥泥,肥泥底下还埋了些霉坏了的大豆。随着天气日渐暖热,葫芦苗就从土里拱出来,茁壮得很可抱以大希望。天气一天比一天热的时候,葫芦苗就疯长了,两天能长一尺,不到一个月就从阳台攀爬到了卧室的窗口,肥肥硕硕的叶片,在我们的阳台护栏上一路覆披过去。我在农村长大,房前屋后那南瓜、葫芦、丝瓜从丛密密的绿叶曾笼盖了我童年的生活,那圆圆、长长的青的瓜、黄的瓜,现在都还挂在我悠远的记忆里。我知道用不了多久,这葫芦就会开出白花来,花蒂处就会结出葫芦来。果然,白花开了。花很普通,我1978年写过的诗里就有这样的句子:“花倾心于结果/纵然凡俗如葫芦花/也不为自己的凋谢而哀伤”。葫芦花确实不用为自己的凋谢而哀伤,因为它们凋谢就意味着结果,而葫芦的瓜儿长大的速度像煞农家孩童吹猪尿泡,眼看着就膨了、胀了、大了,而形状却远非猪尿泡比,它先是长圆,接着小圆,接着细圆,再接着,砰的,来了个大圆,腴满,光润,完美,那逗人喜欢的模样,简直就是一个接一个挂在绿叶间的童话了。它们一个个都浑然带着些天机的神秘。但它们是同华贵,骄傲和高蹈划清了界限的,它所能勾想起的联想,唤起的记忆,全都是农人辛勤的劳作,乡间实用的器具,庄户人的草根故事,还有农耕社会留在我们今天生活里的俚言俗语。在我的家乡,茶葫芦是农家必备的,有多少个劳力就有多少个茶葫芦——篾壳包装的葫芦壳,上小下大,有一圈很宽的底座,天蒙蒙亮时旧泪地灌满凉茶,带上山去砍柴,携下地去割谷子、锄玉米地、踩水浇地。在挥汗如雨的炎夏夏日里,没有茶葫芦的陪伴,那就得渴死在田间的地头。

我们的葫芦,因为是阳台上美丽的垂挂,凡经过楼下过道去买菜办事的,没有不投以好奇而欣喜的目光,甚至还有人在我们楼下踮踮观赏,这一溜出人意思的都市里的乡野风景,确实是值得人做片刻的驻足了。

我在古人编著的《野人闲话》里读到一个“宝葫芦”的故事。说一个白胡子老头到集市上来叫卖他的葫芦种子。他摆开了一个地摊,把装着葫芦种子的葫芦壳整齐地排列在自己面前,然后对来赶集的男女老少大声吆喝,说:“我的葫芦种子可不一般哦,神着呢,你拿回去,当天种下,当天就能给你结葫芦瓜!”这话要从别人

有一天无聊在网上灌水,见杂谈版热火朝天地讨论要夜探故宫,我怀着八卦的心前去围观,发现一个显然是胡扯的帖子藏着飞扬的想象力。发帖人大抵和我一样闲来无事,说想趁故宫清场时混水摸鱼,夜宿宫里释放自己的好奇心。还打算预备好水和干粮藏匿在假山缝隙里,挑战故宫管理的百密一疏。下边跟帖的更是五花八门:有人报名想组团;有人言之凿凿闭馆后园内会有五十只巡逻的藏獒;有人提醒离宫沿远点,别不小心和珍妃做了伴;更有调侃者提醒楼主多带点现代玩意儿,以防万一触碰了什么机关,干脆穿越到不可预料的什么年代……我傻呵呵对着电脑,一层层看着无厘头的跟帖,而后忽然想到,大概在故宫里看过月亮的人不多吧。

当得知有机会到故宫赏月,我竟有些没来由的底气不足。原不是什么风雅之人,天黑只顾埋头赶路,别说是宫里,就是在家门口,已经没和月亮打照面很久了。阴晴圆缺仿佛与我无关,反正路灯闪亮,我便不自觉地遗忘了那遥远的光亮。

为了掩饰粗鄙,我要求自己感慨万千。想起以前在地理课上学过,我们看见星星闪烁,而其实根据光的传播速度,那最近的星光都已经是几年前的了。于是想当然地同理可证,很有些诗意地对朋友说,我要去故宫看月亮了,那月亮的光隔着几多光年的距离,最少也是几年前的月光了。朋友无奈地看着我,说我误会了,不发光的月亮去套用发光的星星脑子太乱了,星星是恒星,月亮是卫星,同一个天空,不是同个类型。我只能闭紧嘴巴,省得被人轻易洞察。

生活在北京多年,仔细回想和故宫有关的经历,不



萧红的城市

□阿 成

否知道呼兰,他们一律摇头,他们摇头也就罢了,但另一位当地的旅游官员在一边却小声地嘟囔说,他们怎么会知道,这都是文人小圈子里的事。我对那几个洋人说,如果你们到哈尔滨不知道萧红,就像到法国不知道雨果、巴尔扎克,到意大利不知道卜加丘,到荷兰不知道伦布朗,到法兰克福不知道席勒一样,至少你们对这座城市缺少三分之一的了解。那几个洋人听了以后非常震惊,也很尴尬。

萧红的家在呼兰龙王庙前的英顺胡同。而今已改为萧红路,但依旧是一条清静至极的短街。先前,青砖黑瓦的大宅院是很大的。临街处有一个不大的木门,吱呀一声推开门,小心地走进去,那宅子的模样是一幢很纯粹的中式建筑,灿烂的阳光下依旧的清静。已没有人住了,萧红一家人大部分都过世了。后人和当地政府为了纪念她,极力地保护了这幢宅子,并开了一较大的广场。进到屋里,依旧是过去的陈设,灶房、火炕、桌椅、炕琴——萧红的家在这里,虽然你看不到她,但能感觉到她就在这儿,或在后花园,或在磨房里。

萧红在这个小城念的书,1925年,14岁的萧红,念到高二二年级便随着人流上街游行,声援上海学生反帝爱国

嘴里说出来,准当他是瞎吹牛,不会有人信的。但是站在大家面前的老头,那模样儿,那神态,确实不一般,长髯白得耀眼,随风飘动。于是人们都站住了,都围上来看他和他地地摊,端详他的葫芦种子。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年轻人,指着他的葫芦种子,要求白胡子老头当场试给大家看。白胡子老头倒出一粒种子,用两个手指撮着葫芦种子,转着身给大家都看过,然后当着大家的面用铁锹挖了个小坑,把葫芦种子丢进坑里,埋好。白胡子老头对着种子拍拍巴掌,葫芦苗儿就吱溜溜长出来。不一会儿,这苗儿伸展开一片片心一样的叶子,随后长出藤蔓,接着开出一朵朵小花儿;转眼工夫,藤上便结出一个个小葫芦,大家都很惊讶。白胡子老头再拍拍手,这葫芦就长得有一人高了。看热闹的人都哗啦啦拍开了巴掌,齐声啧啧惊叹。白胡子老头说:“这葫芦能长得很大,葫芦瓢大得能当船用。”大家一听,葫芦能派这么大用场,倒真是好,都纷纷向白胡子老头买了葫芦种子。那年,这一带四村八寨遍地都结上了大葫芦,想想看,那样的奇观是多么让人惊叹啊!秋天到来时,一连下了三天三夜大雨,江水猛涨,洪水咆哮着奔涌而来。大浪冲垮了堤岸,毁了农田,毁了道路,毁了房屋,千百户人家顿时没了家园。人们哭声震天。这时,大家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坐在一个大葫芦瓢里,一起一伏地在江水中漂流。于是大家也学他的样子,把葫芦剖成两半,放到泛滥的河水中,然后像白胡子老头那样坐在大葫芦里。看吧,这一带的水面上满眼都是葫芦船。乘上葫芦船的人,都幸运地逃离了洪水灾难。

葫芦和神仙以及秘丹的故事,能说几天几夜的。现代作家张天翼先生那篇曾迷住了一代孩子的童话《宝葫芦的秘密》,更是尽人皆知了。

我每隔个把钟头就去看看我的葫芦。葫芦一再把我带回了农耕的童年——那时候的妈妈、爸爸都还着实年轻哩,连奶奶都还不是很老吧,我奶奶的婆婆还在呢,我的爸爸叫她“阿婆”,我和妈妈叫她“太婆”。悠悠苍天,邈邈岁月,我的眼眶怎地湿润了呢!

童年自然是不能种出来的,但我种出来的葫芦里,也许正藏着我的童年。

嗯哪,我看见了,玉兔、吴刚、嫦娥都在呢。举头望明月,月亮里是有深浅不一影影绰绰的痕迹,但是哪像吴刚哪像嫦娥,凭借我从没近视过的眼睛,如今已经看不出来了。关于月亮,除了那些诡异的传说、瑰丽的诗句,来自切身的经历,除了中秋节,就没什么可说了。

那么好好看看月亮吧,尤其是在故宫。

如果时光倒退到明清之时,在这故宫里赏月,是我这样的百姓偷窥着也不敢想的事情。这里出现的人,除了被认作中龙凤的天子、皇后,除了皇亲国戚,恐怕哪一个都要小心谨慎,如履薄冰。惟有此月亮不动声色地看见了,这皇家宫殿的辉煌富丽以外,蕴含了多少宫廷变迁和人世沧桑,积淀了多少心事和忧伤。倾轧与较量、心机与计谋,鲜活的生命、腐朽的思想,针脚般细密的恩怨是非,都躲不过每天升起的月亮。就是这样的月光,洒照过太监深重、疾步行走的大臣,巧言令色、乖巧伶俐的太监,锦衣玉食、满怀幽怨的妃子……他们一定比我们更长久地凝望过月亮,因为在这里,满腹心事难能与人诉说,他们只能独自品尝命运,向月亮无言地倾诉……

夜色中的宫里,没遮没拦,空旷的院墙,一抬头,便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月亮,亮晶晶照着老院墙。故宫之故,在于它是旧日宫殿,是从前的深宫和朝堂,是属于往事的。那种古旧的味道,悄然弥散着肃杀和怅惘。月亮看着故宫,已经六百年了。奇怪的是,它经历了那么多人世沧桑却依然宛如初来乍到,还是那么新鲜明亮、神清气爽,好像一颗刚离开糖纸的糖。原来,不仅太阳每天是新的,这万古不语的老月亮,每天也都是新的。

老故宫,新月亮

□马小淘



斗争了。16岁的时候,她坐上那辆长鼻子的日产通河车,过了清凌凌的、鸭阵如云的呼兰河,穿过那条几乎能将通河车淹没的蜡色芦苇和紫色荻花的土道,再乘船横渡松花江,来到哈尔滨东北特别市第一女子中学读书。

萧红的字写得很清秀。字是心灵的窗子,若论是书法艺术也毫不为过。从她的娟秀逸美的小字,走进她的文章,似乎进入了一个至圣至洁的天地。萧红的这种天籁的品性,融入了她的每一篇文章——她是呼兰小城的化身,呼兰河的化身,她是呼兰城的守护神,呼兰因萧红而不朽。

萧红将她在哈尔滨的生活写成一篇篇不大的小文章,在纯净之夜重读这些文字,《南市街》《欧罗巴旅馆》《最后一块木料》《他去追求职业》等等,让你震惊的是,她将一个人的痛苦、困境、贫穷、饥饿、颓废拼叠出一枝枝蓝色的小花,轻轻地放在你的面前,让你有不尽的感慨。

哈尔滨的中央大街,南市街,因萧红走过,徒然增加了几十倍的中国式的自尊与优雅的风度。

萧红是抛弃了富贵来到这座城市的,与那些到这座城市里淘金的商人是永远的两路人:

“我们吃什么饭呢?吃面或是饭?”

“居然我们有米有酒了,这和去年不同,忽然那些回想牵住了我……借到两角钱或一角钱……空着手他跑回来……抱着新棉袍去进店铺。”(《又是冬天》)

这座城市自从萧红出现的那一天,就对她有无比的敬意和永恒的爱。后来,萧红从哈尔滨乘火车去了上海,鲁迅先生很赏识这个和他一样背叛家庭的年轻女性。

萧红曾经为呼兰河写过《呼兰河传》,也为呼兰小城做过传(《小城三月》《生死场》),还为哈尔滨这座城市写了几十篇文字——听说,这座城市要为萧红塑一座像,我为这座城市感到无比的自豪。



芦的秘密》,更是尽人皆知了。

我每隔个把钟头就去看看我的葫芦。葫芦一再把我带回了农耕的童年——那时候的妈妈、爸爸都还着实年轻哩,连奶奶都还不是很老吧,我奶奶的婆婆还在呢,我的爸爸叫她“阿婆”,我和妈妈叫她“太婆”。悠悠苍天,邈邈岁月,我的眼眶怎地湿润了呢!

童年自然是不能种出来的,但我种出来的葫芦里,也许正藏着我的童年。

嗯哪,我看见了,玉兔、吴刚、嫦娥都在呢。举头望明月,月亮里是有深浅不一影影绰绰的痕迹,但是哪像吴刚哪像嫦娥,凭借我从没近视过的眼睛,如今已经看不出来了。关于月亮,除了那些诡异的传说、瑰丽的诗句,来自切身的经历,除了中秋节,就没什么可说了。

那么好好看看月亮吧,尤其是在故宫。

如果时光倒退到明清之时,在这故宫里赏月,是我这样的百姓偷窥着也不敢想的事情。这里出现的人,除了被认作人中龙凤的天子、皇后,除了皇亲国戚,恐怕哪一个都要小心谨慎,如履薄冰。惟有此月亮不动声色地看见了,这皇家宫殿的辉煌富丽以外,蕴含了多少宫廷变迁和人世沧桑,积淀了多少心事和忧伤。倾轧与较量、心机与计谋,鲜活的生命、腐朽的思想,针脚般细密的恩怨是非,都躲不过每天升起的月亮。就是这样的月光,洒照过太监深重、疾步行走的大臣,巧言令色、乖巧伶俐的太监,锦衣玉食、满怀幽怨的妃子……他们一定比我们更长久地凝望过月亮,因为在这里,满腹心事难能与人诉说,他们只能独自品尝命运,向月亮无言地倾诉……

夜色中的宫里,没遮没拦,空旷的院墙,一抬头,便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月亮,亮晶晶照着老院墙。故宫之故,在于它是旧日宫殿,是从前的深宫和朝堂,是属于往事的。那种古旧的味道,悄然弥散着肃杀和怅惘。月亮看着故宫,已经六百年了。奇怪的是,它经历了那么多人世沧桑却依然宛如初来乍到,还是那么新鲜明亮、神清气爽,好像一颗刚离开糖纸的糖。原来,不仅太阳每天是新的,这万古不语的老月亮,每天也都是新的。



无论是翻检“帝王将相的家谱”二十四史(鲁迅语),还是浏览那些画影图形、名标青史的凌烟阁、纪功碑,发现在整个封建时代,所谓“建功立业”者,无非是以下种种:或为卫青、霍去病那样的开疆辟土、攻城夺寨、斩将拿旗、血流漂杵的名将;或为张良、陈平那样的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的谋臣;或为张巡、许远等誓死不降的“铁杆”忠臣;或为富有政治远见的萧何之类的名相——“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”,“所以具知天下隘塞,户口多少、强弱之处、民所疾苦者”;或为尽除诸弊、治绩炳然的张居正那样的改革家;还有一种特殊的功勋建立者,像王昭君那样“能为君王罢征戍,甘心玉骨葬胡尘”的和亲美女……他们都是功垂简册,广为后世诗文讴歌咏叹的。

而蜀守李冰所创下的功业,则属于另一种类型。

史载,上古之时,封闭于层峦叠嶂间的古蜀国,内则水旱相接,外无舟车之利,十分僻塞、荒芜。秦蜀郡太守李冰率领当地民众,凿离堆,修都江堰,穿内外江,旱则引水浸溉,雨则杜塞水门,蓄灌由人,民无饥谨,使榛莽、蛮荒之地化为锦绣繁华之区,沃野千里,号称“天府”。与此同时,还筑路架桥,疏通河道,发展水运交通,以济舟楫之利;并治铁灌盐,“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”。

与上列公侯将相的种种功业相比较,我们会发现李冰所作出的贡献有三方面的鲜明特色:一是具有超越性。超越时间、地域、集团、阶级、国度范围,不受政治历史条件限制,其成果与效益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,有其无可比拟的普世价值与持久性。二是具有一致性。对于他的功业,举世公认,不会存在任何争议。古时的建功绝域、拓土开疆,屡屡受到人们的质疑,有的诗人写道:“凭君莫话封侯事,一将功成万骨枯”;“自古边功缘底事?只因嬖幸欲封侯。不如直与黄金印,惜取沙场万骷骸!”对于改革、和亲等政治行为,也往往是言人人殊。之所以如此,是否由于从事改造自然事业,不关人事纠葛呢?也不见得。隋炀帝开凿运河,“水殿龙舟”之事,招致天怒人怨,自不必说;就是元代的那位“总治河防使”,不也是有“贾鲁治黄河,功多怨亦多”之说吗?何况,治水本身还有一个是否遵循客观规律的问题。否则,壅塞堵截洪水的鲊臼,就不致于丢官受戮了。其三,李冰不仅以其骄人盖世的丰功伟业名留青史,而且,作为一名官员,在品德、人格、作风方面,也为后世树立了楷模。他是一位把立功与立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典范。生建奇功传万代,死留型范重千秋,此之谓不朽。

本来,身为郡守,完全有条件为儿子谋求一个官职,像后世有些官员那样,“一人得位,鸡犬升天”。而他的儿子二郎,却始终跟着父亲干活吃苦。他勤政敬业,身体力行,且讲究科学性、创造性,注重调查研究,善于集中群众智慧,尊重自然规律,从而规划、修建了选点正确、布局合理、造价低廉、施工简便而又功能持久、效益显著的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。

他在两千年前,为中国官场开创了一个踏着官阶从事科学技术实践的先例,而不是像后世那样,把一批批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磨练成只知黄婆求进的巧宦、官僚。政治,在他的心目中,是真正的“治理众人之事”,是奉献而不是索取。南宋诗人陆游参观都江堰,见到李冰的画像,在盛赞其“奇勋伟绩”之余,吊古伤今,题诗寄慨:“寥寥后世岂乏人,尺寸未施谗已众。要官无责空赋禄,轩盖传呼真一哄。”针砭时弊,入木三分。

遗憾的是,这样出色的一位贤太守,留在历史上的文字记载实在是少得可怜。我们只知道,他大约出生于秦昭王五年(公元前302年),卒于秦始皇十二年(公元前235年),原籍在楚,后迁居秦地陇西,秦昭王三十年被委任为蜀郡郡守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上说:“蜀守冰凿离堆,辟沫水之害,穿二江成都之中。此渠皆可行舟,有余则用溉浸;百姓享其利。至于所过,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,以万亿计,然莫足数也。”《华阳国志》记载:“冰乃壅江作棚,穿郫江、检江,别支流,双过郡下,以行舟船。岷山多梓柏、大竹,顺随水流,坐致材木,功省用饶。又溉灌三郡,开稻田。于是蜀沃野千里,号为陆海。”

有关李冰的形象,倒是种种色色,代有更迭。三十年前,出土于都江堰外江河床的东汉石质塑像,李冰身着官服,手置胸前,仪态雍容,风格质朴;为汉代郡守的官员形象;宋代始封为王,上面所述陆游的诗,就是因观“英惠王”李冰画像而作,画像中的他峨冠高耸,俨然王者之尊;明代以降,尊为“川主”,奉若神明,甚至传说为护佑都江堰的水神,从而在仰敬之上又涂抹上了神秘色彩。而现代的李冰像,则显现出深思静虑,富有书卷气,这当是考量他的水利工程师的身份,以之作智慧的象征。从不同朝代对于他的形象设计的变化,充分反映出时代特征与价值观念的差异。

而在民间,与正史形成鲜明的对照,有关李冰父子的神话传说,流布得至为广远。大都把他神化为有天赋的伟力,仿佛掌握“四两拨千斤”的太极奇功,指腕运转之间,高山大川全都听从调遣,轰隆隆、哗啦啦,开出了天门,凿通了玉垒山、宝瓶口,让江水的灵性和大地的丰饶滋养“天府”四川,润泽千秋万代。除了通渠治水,还有降伏孽龙、通灵显圣,以及最后升天成仙等传奇。比较典型的是“斗江神”的故事:

岷江江神极为凶恶,每年都要向人间索取两名少女作为妻子。稍有怠慢以至违抗,则掀风鼓浪,造作各种灾祸。郡守李冰得知其事,就说这一年他要把自己的女儿献出去。到了嫁女之日,他先给江神敬上一杯酒,然后自己也斟上,一饮而尽,而江神的那一杯却没有动。他大声斥责其无礼。霎时,李冰消失了踪影,只见江岸上有二牛在搏斗。有顷,李冰气喘吁吁地对下属说:“我已疲惫至极,你们应合力相助。要记住,头朝南,腰系白带的是我。”一转眼,两条牛又斗了起来。于是,众人齐上,帮他把那条兴妖作孽的牛刺死。自此以后,水害遂息。

至于“灌口擒龙,离堆平水,功超前古,护我边陲”(宋人词句)的李二郎,则以“二郎神”的神化形象出现在小说《西游记》《封神演义》和戏剧《宝莲灯》里。在《西游记》中,二郎神是玉帝的外甥,居灌江口,享受下方香火。他的法力无边,统领一千二百草头神兵,斧劈桃山;武功更是了得,连齐天大圣与他斗法,最后都败下阵来。只是没有说清楚,这样一位大罗神仙,怎么竟成了郡守李冰的儿子。

作为一个物质载体,李冰早已淹没于岁月的埃尘;而他所创造的人间奇迹,作为一座历史丰碑,却历数千年而不混。于今,站在都江堰这一世界级的伟大工程面前,面对“披云激电从天来”,“江流蹴山山为动”(陆游诗句)的磅礴气势,无人不为之惊叹;而尤其令人鼓舞奋发、激扬脾厉的,还是这位不朽的先民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,它将泽流万古,沾溉无极。

事是风云人是月。历史的灵魂,是一座城市,一个著名风景区,又何尝不是如此。如果失去相应的人名作支撑,那么,它的真正魅力也将无从体现。“赖有岳于双少保,人间始觉重西湖”。如同西湖有了岳飞与于谦两个忠贞耿介之士,都江堰也因为有了李冰父子而感到骄傲与自豪,说起嘴角生香,看上去流连忘返,走了之后终生难以忘怀,在人们的心灵深处,永远占据崇高的位置。从这个意义上,我们说,李冰正是都江堰的一座万古丰碑。